

丑角

〔日〕大佛次郎 著
周炎辉 李远喜 译



外国通俗文库

施咸荣 主编



丑角

11550

〔日〕大佛次郎 著
周炎辉 李远喜 译

漓江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宋安群
装 帧：刘绍荟

• 外国通俗文库 •

丑 角

〔日〕大佛次郎 著
周炎辉 李远喜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（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4 字数 166,00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110,010 册

ISBN 7-5407-0032-7/I·16

统一书号：10256·235

定价：1.65 元

《外国通俗文库》出版说明

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，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、政治、历史、言情、志异、传奇、科幻、惊险、侦探等方面的小说，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，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，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。



“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见家家的墙壁和玻璃窗上凝聚着初夏的色彩。”



“我要用子弹打穿你的情人，我要将子弹打进他的脑袋和心脏，我要让你瞧瞧，你看着就是了。”



妙子的心中好象装着一盆火，她叫道：

“威尼斯，威尼斯……我们来到了威尼斯！”



“请你让太太自由吧，那样，你也会随之自由，您也会象蝴蝶一样轻扬地飞上自由的天空，您不认为那样很美吗？”

译者序言

大佛次郎（1897— ），本名野尻清彦，是日本颇有影响的通俗小说作家。《丑角》创作于一九六六年，是反映他“反俗精神”的一部力作。

书中的鹭尾良光不仅是一个才华出众、凤毛麟角的秀才，而且还是一个潇洒俊逸、风度不凡的外交官。然而，在日本那种尔虞我诈、明争暗斗的社会里，他却成了一个虚伪冷酷、口蜜腹剑的伪君子，成了一个一心追名逐利、只求飞黄腾达的畸形儿。他那种要“超过一切对手”的政治野心不仅使他的整个灵魂变得阴森可怖，而且还导致了他的性机能障碍，从而使他成了一个灵魂和肉体都被严重扭曲的丑角。

妙子是鹭尾良光之妻，是一位美貌绝伦、端庄娴静、心地纯洁、热情奔放的年轻女性。婚后不久，她便看透了丈夫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本质，从而爱上了研究理论物理、象孩子般纯朴的角田，并决意与鹭尾一刀两断。为了结束那痛苦的夫妻生活，尽早与角田结为伉俪，她特地聘请了律师，不远万里，前往巴黎与鹭尾谈判。

然而，对妙子来说，要与鸢尾离婚那真如与虎谋皮。由于鸢尾害怕离婚有损自己的名声，害怕离婚会给自己的升迁带来不良影响，所以，他执意不允，甚至以打靶的形式对妙子进行变相威胁，企图迫使妙子乖乖就范，重新回到自己身旁。当他看到妙子对自己毫无妥协之心后，便打算将离婚案永无休止地拖下去，以便利用法律上的夫妻这一点永远束缚妙子的手脚。在此情况下，律师曾几次出面调停，但都毫无结果。然而，当妙子与律师一无所获地回东京后，已加入法国籍的落魄画家盐泽曾于酒后对鸢尾诤言直谏，让他抛弃现时社会的功名利禄，去非洲或南太平洋上的孤岛与土著人一样生活。盐泽的话使鸢尾大受启发，经过一番思索之后，他终于欣然作出了同意离婚的决定。

妙子在与鸢尾针锋相对、寸步不让的抗争中，充分表现了她敢于冲破封建藩篱、摈弃旧的道德观念的反抗精神。妙子本是私生子，她的母亲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，而将自己的真正爱情之举视为不贞洁的行为，并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之下忍气吞声地毁了自己。然而，女儿妙子为了真正的爱情，却从不向旧的道德观念低头，而是以火一般的热情，以坚贞不渝的执著精神对爱情苦苦追求。同时，妙子在热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她虽对角田情深意笃，但她却不追求卿卿我我、情意缠绵、形影不离的鸳鸯蝴蝶式爱情，而提出要自己养活自己；为了支持角田从事研究，她甚至甘愿两地分居。

这部小说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，没有广阔壮丽的社会背景，但它却通过一个典型的爱情婚姻问题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。它对那种贪图功名者的内心世界进行了

赤裸裸的暴露，对那种伪君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。与此同时，它又大力赞颂了纯洁善良的心灵，热情讴歌了敢于冲破封建藩篱、追求真正爱情的大胆行为，肯定了具有进步社会意义的爱情理想，提出了一个主张女子在各方面都不依附于男子的新型家庭观念，为日本的广大妇女指出了一条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。

作者之所以能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如此进步的社会意义，自然与他的反俗求新精神有很大关系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日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人们的精神信仰、思想方法和伦理观念也有了明显改变，但是，一般文学创作所坚持的仍是老一套的道德标准、宗教理想和旧的人际关系与旧的家庭生活模式。当大佛次郎看清这一社会现实后，对旧的创作方法和原则表示了极大的不满，并决心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，为新形势下的文学创作树立一根新的精神支柱。于是，他一反旧俗，写出了这部清新朗丽、独具一格的小说。

这部作品不仅主题鲜明，风格清新，而且也充分显露了作者的艺术才华，读后给人以幽雅清丽之感。

写景状物、借景寓意可以说是该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。随着主人公的游踪，作者时而巧妙地使读者神游于一处处名胜古迹，时而使读者置身于朝阳、雷雨、黑夜、清晨等典型的自然环境与自然现象之中，从而使读者从作品中体味到一种独特的散文美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作品中的许多写景之处虽貌似闲笔，而实际上却有深意在焉。因为那些自然风物和名胜古迹只不过是作者的托兴之物，它们在作者的笔下全都幻化出了幽深的意境，透露出了无穷的神韵。

在这部小说的许多地方，作者都以他特有的、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手法来描摹人物瞬息间纤细的感觉，并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、梦幻臆想、意识流动来展示人物在特定的思想状况下的特有思维线索和情感，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妙子和鹭尾良光。

善于使用对比表现法是该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。在这个作品中，作者写念念不忘功名地位的鹭尾时，自然也写了“整天进行无钱可赚的数学运算”、甘愿清苦度日的角田；在写鹭尾虚伪冷酷的性格时，必然写妙子、角田的纯朴和真诚；作者写了折竹的隔岸观火，也写了盐泽的热忱忠厚；既写了母亲甘受封建势力摧残的软弱，也写了妙子为爱情奋力抗争的坚强；既写了律师因循守旧的思想方法，也写了妙子对自己大胆设计的开明之举……这些都形成了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、进步与落后、坚强与软弱的鲜明对照，使读者由此清楚地看到了每个人的心灵与性格特征。

此外，作者在情节与章法的安排上也颇有功力。全书章法严谨缜密，关锁暗合而不落斧凿之痕。虽然在情节发展的主线上作者常插入其它情节，但它们都是为人物的思想发展所作的铺垫，或为描写人物的性格所作的必要暗示和渲染，而并不是什么多余的枝蔓。所以，全书故事如清溪流水，潺潺而下。

至于其他方面的艺术特色，本书中都在所多有，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。

1986年5月

目 次

译者序言	周炎辉
夜	1
绿色的早晨	39
靶子	53
街	74
影子	126
光	166
晨	230

夜

再演一幕，歌舞伎剧团就要结束日场演出了。这时，时实大辅离开观众席，到市川左十郎的化装室去会他。

他走进台仓的走廊，铺在地上的板条在他脚下 哐 啷 作响。和往常一样，舞台上用过的河内山*的肩舆等道具被抛在一旁。他登上楼梯来到后台，一个着好戏装，正待出场的年轻旦角见是时实，便从凳子上站了起来。虽然他的模样儿宛如一位可爱的城里姑娘，但行礼时却完全露出了男子派头。他鞠了一躬，寒暄道：

“您早。”

在艺人的社会里就是这个习惯，即使到了晚上，彼此见面后也说“您早。”

“你早，成田屋号**的房间是？”

“跟往常一样……在班头房间的前面。”

* 歌舞伎剧目“天衣纷上野初花”中的主人公河内山宗俊。

** 日本名歌舞伎剧团都有自己的屋号。屋号即剧团名称，是传统世袭的。现在，日本著名屋号有二十多家，如中村屋、成驹屋等。这种屋号与我国旧社会里京戏班子的堂号相似。

时实大辅是位律师，家住日本桥，几代人都开袈裟店，从父辈起，便是歌舞伎迷，所以，父亲捧的演员常常出入其家门。歌舞伎剧团里现在还有几个人一见这位刚四十出头的大辅，不是叫大少爷，就是叫少东家。大辅做过一阵法官，但后来却挂冠不干，挂出了律师的招牌，于是，他们都相信袈裟店的大少爷有出息了。

大辅将头伸进透染着大、中、小三个斗形*的布帘里，问道：

“有人吗？”

于是，伺候左十郎的弟子喊道：

“师父，时实先生来了！”

左十郎用纺绸包了头**，正对着镜子从脸上往脖子上打粉，他回过头来拢了拢单和服的衣领：

“哟，您来啦！”

他身边有个身着西装、一看就知是新桥来的年轻艺妓。她马上起身拿出座垫为时实大辅设座。

“还有戏吗？”

“啊……只是跑跑龙套。”

“我想告诉你，我要去欧洲了。”

映在镜中的白脸微微露出注意的表情：

“哦！那可要辛苦了。那，啥时候走？”

“今晚的法国航班。”

* 大、中、小三个斗形是日本著名歌舞伎“市川屋”的家徽。

** 歌舞伎演员化妆时，一般先用纺绸包头，然后在脸上搽白粉、勾眼睛、画脸谱、戴假发等。

“是……今晚吗？”

“八点来钟就得走啦。”

“噢，也够忙的。您这么忙还来看演出，真是。”

虽然他没说出“感谢”二字，但他说话的语气已完全表达了这一潜台词。

“您从这儿直接去羽田机场吗？”

“找个地方吃顿饭再走。”

大辅笑了笑：

“我这人没出息呀，和戏瘾一样，我这会儿正想抓几个生鱼饭卷饱饱口福。暂时得和东京的吃食告别啦！”

“您在国外逗留多久？”

“我是连办事带玩。只要国内不叫我回来，眼下冬节又好，我正想松松筋骨咧。回来嘛，只消一个晚上就够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待我换换戏装。”

左十郎告过罪，便起身转向墙壁，让徒弟从后面给他穿戏装。他将两手伸进戏装袖子，然后就对着镜子审视起来。他穿上这身武士服装，是要扮演入谷武士馆的金子市之丞。

“到那边不看戏吗？”

“最多看看歌剧吧。那玩艺儿虽说不懂唱词，但到底是歌呀！不过，真要看地地道道的戏可就一窍不通了。因为其他观众都在笑，而我却不知有啥好笑的。丢下我一个人，自己也觉得尴尬呀。”

“听说原来高轮夫人家的妙子小姐这次也去巴黎呀。”

他说的这位夫人过去也是一个爱捧戏子的人。虽说她已永别人世，然而，却留下了不少风流逸话。妙子小姐就是这

位明治美人的遗孤。

“嘴！你听说啦？”

“我总会风闻的。我真想在她走之前见她一面。她小的时候，我还到她府上去背她玩过呐！”

左十郎坐在化妆镜前戴上假发，顿时变成了江户末期的小旗本*。他穿着戏装说道：

“若是现在，那些无聊的周刊杂志是不会放过这等事的。就是在那时候，大伙儿为了不走漏风声，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……。原来，我师傅和那位帮衬的太太之间有那么点儿……。听说，那位妙子小姐实际上是我师傅的血脉哩。我当时虽说还是个小鬼，但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啦。听说那位妙子小姐已和一位不知是外交官，还是文化参赞的人结了婚。现在，她丈夫不在巴黎，就在西班牙。这次，妙子女士自然是去丈夫那儿罗。”

“没错儿，不过……”

大辅苦笑着岔开话题，

“不瞒你说，今晚我将和妙子在机场会面，然后同机前往法国。我是到巴黎办事，虽说也有外国商行方面的事，但另一方面是那位夫人要我陪她去和她丈夫谈离婚。”

“喔。”

金子市之丞以迎合的神情说道：

“离婚现在好象很时髦，所以，已经不足为怪了。但要说妙子小姐会叫人家不称心，那就太不可思议了。按理说，

* 江户时代直属将军的武士。